

试论唐代前期女装的形制特点

陈 琛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 唐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极度繁荣的时期, 国力的空前强盛促使唐王朝对于外来文明采取开放政策。唐代前期的女装形制具有显著的特点, 如上衣下裙、胡服、女着男装及袒露风等, 体现了极高的审美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其非凡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尚。

关键词: 唐代前期; 女装形制; 上衣下裙; 胡服; 女着男装; 袒露风

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 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历史学者公认的唐代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本文所指的“唐代前期”是指在此以前的社会上升发展时期, 包括初唐和盛唐大约 150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唐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均达到了高峰, 其服饰文化集各国服饰精华, 融会贯通,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唐代前期的女装式样多变, 色彩丰富, 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究其具体的形制特点, 主要体现在上衣下裙、胡服、女着男装和袒露风等四个方面。

一 上衣下裙

唐代前期女子服饰主要由衫襦、束胸长裙和披帛组成。衫襦是一种短衣, 衣衫的下摆系在裙腰里, 裙腰高及乳部或腋下, 裙摆曳地, 使着衣者的身型愈显修长, 再配上长长的披帛, 给人飘逸俏丽的美感。这种短小的上衣搭配高腰长裙的服饰特色从初唐至以后数百年间流传不衰, 即使在胡服盛行之时也依然保留。

当时的女装不仅式样优美, 其工艺、质地、色彩等也堪称一流。女子衫襦之上多有织绣纹样, 精美绝俗, 许多从唐代流传下来的诗词中都对其有描写。如温庭筠的“新贴绣罗襦, 双双金鸂鶒”;^[1] 王建的“罗衫叶叶绣重重, 金凤银鹅各一丛”,^{[2][21]} 等等。当时的女性爱穿多幅长裙, 这种裙有用单色裙料制作的, 称之为单色长裙,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裙料制作的, 则称为间色长裙。史书上称幅数为“破”, 当时的裙子幅数竟有多达“十二破”的, 若再以不同裙料制成间色长裙, 可谓是异彩纷呈。为了使穿着者更具风姿, 人们还在裙上施以印花、作画、施褶、镶嵌珠宝等形形色色的手法进行装饰, 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便命人以多种鸟羽捻成细线织成“百鸟裙”。此裙之美, 令人叹为观止: “正视为一色, 旁视为一色, 日中为一色, 影中为一色, 而百鸟之状皆见。”^{[3][87]} 盛唐时亦十分流行“花笼裙”, 是指用一种轻软、细薄而且半透明

的丝织品制成的短筒裙, 上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等纹样, 罩在长裙之外, 视觉效果十分瑰丽多变, 多为地位尊贵的女性所穿。当时除了裙式极为纷繁之外, 裙色也很丰富, 有深红、杏黄、绛紫、月青、草绿等等, 其中又以石榴红裙最为风靡。相传此种裙以石榴花捣汁染成, 鲜艳如火, 故称为“石榴裙”。红裙最忌酒, 只沾点滴, 其色便败,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便有“血色罗裙翻酒污”之句。^[4]

披帛亦是唐代前期服饰领域的一大特色, 它使整体着装更生动, 更富于层次感。披帛通常以轻薄的纱、罗或绢裁成 2 米以上的长条, 缠绕在女子两臂间, 随着手臂的摆动而飘舞, 非常优美动人。除了各种染色之外, 人们还经常在披帛上加以彩画以增加其装饰性。从传世名作《捣练图》《宫乐图》等绘画中, 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在各种场合, 无论是劳作还是娱乐时, 都爱以披帛为装饰。

二 胡装盛行

唐代前期一度盛行胡服,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 “天宝初, 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 妇人则簪步摇钗, 衿袖窄小。”^{[3][87]} 《新唐书·车服志》也说: “开元中, 初有线鞋, 侍儿则著履, 奴婢服襦衫, 而士女衣胡服。”^{[3][96]} 男子的胡服多是一种“胡化”了的“新装”, 依然具有隋唐特色, 而女子胡服则多直取其原来样式, 尤其在胡舞的服饰中更是直取原衣形。当时这种服式通常是锦绣饰玉浑脱帽, 翻领窄袖对襟上衣和条纹小口裤, 足穿锦靴或皮靴, 腰上通常系革带, 带下垂挂着若干小皮条, 以此取代了原来的“蹀躞七事”(即刀子、砺石、契苾真、针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 权为装饰之用。

胡服风靡从一定程度上应得益于胡舞普及。李白在《前有樽酒行》中写道: “胡姬貌如花, 当垆笑春风。笑春风, 舞罗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2][42]} 在路边酒肆中欣赏美貌胡姬笑舞罗衣, 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消遣方式。唐代前期的太平盛世

*收稿日期: 2008-10-21

作者简介: 陈 琛, 女, 湖南怀化人,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助教, 设计艺术学硕士, 主要从事服装设计教学与研究

里,人们经常在街头、广场、酒肆尽情歌舞。宫廷是唐代舞乐的中心,各地各国的舞乐艺术在那儿汇粹。唐玄宗在位时,各国献乐舞之事十分繁盛,康国、波斯、室利佛等国都曾派使者到长安献胡旋女,玄宗爱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俱以善舞“胡旋”著称。流行往往由上层阶级带动,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2] 560}可见胡舞浩大的影响力。白居易在《胡旋女》中还赞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2] 560}透过诗句,我们可以深深领略到胡舞的魅力。其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与舞者的服饰息息相关,只有窄袖、紧靴的服式才能将胡舞的矫捷雄健、明快奔放烘托得淋漓尽致。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称:“石国小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2] 532}可知胡舞与胡服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来欣赏,由于服饰本身就兼备了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当时的人们对胡舞的崇尚便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对胡服胡妆的模仿。

三 女着男装

中国封建礼教注重男女有别,《礼记·内则》称:“男女不通衣裳。”^{[5] 33}晋朝傅玄亦指责道:“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6]把妹喜女着男装视为亡国之由,未免过于牵强,但由此可见,女着男装为传统习俗所不容。

然而,受西域文化的熏陶,唐代前期女性很喜欢模仿男子装束,身穿袍衫和长裤,足蹬皮靴。胡装和男装有时还互为影响,或混穿于一身。李廓在《长安少年行》中就描述了青楼女子出游时作男子打扮的情景:“遨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2] 298}《旧唐书·舆服志》亦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7]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九位骑马随行的女子之中,就有五人都著男式圆领袍衫,下穿靴子。可见,当时著男装的风气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之中。或许是男装同胡装一样,于较为贴体的裁剪中更能显现女性曲线,且当时妇女骑马出游蔚为风气,男子装束更便于行动。总之,无论是小家碧玉还是朱门贵妇,都对男装打扮趋之若鹜。

四 袒露之风

中国古代男子裸身往往被视为无礼,女子就更不用说了。《礼记·内则》说:“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5] 33}贵族小姐平素养在深闺,偶尔出门,别说身体,就是脸也得遮挡严实。中国传统的审美不赞成太触目的女性,古典美女的标准更是削肩、细腰、平胸,再加上层层衣衫的遮掩,女性的曲线几乎消失殆尽。

与我国历史上其它封建朝代的女子相比,唐代女子社会地位较高,她们积极地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如郊游、骑马等,衣着打扮也深受当时开明的社会风气影响。唐代前期的女装形制趋于大胆奔放,上身着窄小的衫襦,里面往往不穿内衣,衫襦领口开得较低,甚至有袒胸的趋势,越往后领口开得越大,直到一字式敞开领,使着衣者肩、胸、背全部外露,十分自由开放,为整个封建社会所罕见。当时服装选材也多以透明

的纱罗为主料,将薄透露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种薄透露仅限于上半身,下半身是绝对不可以显现的。当时女性下半身的装束以掩盖形体的宽松长裙为主,裙腰则高及乳部,束上腰带后,丰满的乳房上部常常被勒得凸现出来,更增添了视觉冲击力。所以在唐诗中,女子美好的胸部常成为被咏叹赞美的对象,如李群玉的“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千的“粉胸半掩疑晴雪”等。^{[2] 6732 8132}

此外,纵观唐代前期尤其是盛唐以来的女俑、绘画可以发现,当时的女子崇尚丰腴之美,可身型饱满的人自然不耐热,玄宗宠妃杨玉环就是典型例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热。”^[8]所以玄宗常带她上骊山避暑。相传贵妃于一次沐浴后,因嫌天热,上身仅系一条肚兜,裸胸赤膊图凉快,结果不仅玄宗大为赞赏,众宫人也纷纷效仿。由此似乎可以推测当时盛行的袒露之风与唐女体胖、爱出汗亦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1)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唐代前期的服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人们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创造了大量兼具美观和实用的服饰,传达了一种充满朝气、积极乐观的人文内涵,与唐代后期追求颓废、病态以及怪异的情趣比较,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审美心理;(2)对胡服的崇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前期在文化上的包容态度,其空前强盛的国力和开明的社会意识孕育了人们自信、开朗的性格,对异族文明乐于接受并加以发扬、创新;(3)唐代前期的女性,无论是何种身份、何种地位,皆可以坦然地衣着男装抛头露面而不关社会伦理风化,这在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再难寻其踪迹,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男女在地位上的平等和女性在意识、行为方面的自由;(4)唐代前期的袒露之风传达了一种健康清新的性感理念,与后来风行了数朝的“三寸金莲”式的畸形性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展示给我们一种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不施与人体以束缚,展现女性天然之美。这在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年月里,是难能可贵的认知。

参考文献:

- [1] 周汝昌. 唐宋词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40
- [2] 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 [3] 欧阳修,宋 祁. 新唐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4] 蘅塘退士. 唐诗三百首[M]. 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 1998: 52
- [5] 郝敬. 礼记通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6]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62
- [7] 刘 昉. 旧唐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368
- [8]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3

(责任编辑: 骆晓会)